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十二

殷陽通志卷之十二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逢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何來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也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水一為班牙使謂先生予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岩谷藝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亦即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

則一老嫗僵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  
乃束火焰榻請客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癭皆大如碗  
且云痛不可觸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圍之為灸數十  
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  
曰倉猝不知客至望勿以藉褻為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  
塊二班雖誠朴而粗莽可惧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  
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瘡破為創殷促二班起以火  
就炷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  
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  
西狼又群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噬衣盡碎自

必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俱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惧無投止。遇一媼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媼曰：「余即石室中失瘤之病嫗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媼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媼亦以陶甌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則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媼曰：『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廬，孤坐岩上，聞岩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癩痕，皆大如拳，駭極。

惟恐其覺潛踪而遁始悟兩虎即二班也。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撐拒。某發殺之。則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其中。王見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而雷電繞豪家。霹靂一聲。龍下攫豪首去。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視。則豪頭也。官知鞠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不然何以能爾也。奇哉。

烏使

苑城史烏程家居。忽有烏集屋上。香色類鴉。史見之。告家

人曰夫人遣烏使召我矣急備後事某日當死至日果卒殯日鴉復至隨柩緩飛由死之新及殯鴉始不見長山吳木欣目觀之

○○苗生

鄭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于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語生舉匕勸飲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嘍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酒盡不復沽苗生曰措大飲酒使人胸損起向壚頭沽提巨甕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釀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碗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馬病卧于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正無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

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為神，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飲可也。」引圭一觔，乃起而別。曰：「君賢馬，尚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生場事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携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為禮，相並襟坐，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苦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罪不至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獻悲臨眼界空。』苗信口續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

足如敵我者如作矣。衆弗聽。苗不可復忍。遽倣作龍吟。山谷  
響應。又起悅仰。作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  
酌。時已半酣。客又互誦。閨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羣生  
竊拳勝負。各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  
此等文。只取餽牀頭。對案。扣齒耳。腐庸中刺已者。可厭也。衆有  
慚色。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  
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斯。是科鎖薦後三年。再經  
華陰。忽見猢猻。亦山上被噬。森大恐。欲馳。恐捉鞭。使不得行。  
斯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氏之恨。從役良苦。必再殺  
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于虎。然必在



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子是日多邀文士于此即為故人謀也。靳不敢辨狀諾而別至寓籌思終夜其知為謀自拊背約以聽鬼責適有表戚謫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上竊懷忌嫉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其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罕肴酒並陳敬禮臻至會郡守登嶺上與蔣為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服冠服交着未完虎驟至啗蔣而吞。

異史氏曰得意津々茹捉衿袖強人聽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輩生在此然坡忌者

易服而驚則知苗亦無心者耶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日行將歸道遇一狼吐裹物踣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聞狼前欲躍畧曳袍服即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幾至穴見一狼病卧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惧甚前狼急入其群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竊泰被盜殺于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為竈倖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信械之毛寃極不

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役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及暮不至。三人遂及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向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為我昭雪。回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以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二三聲。山中百狼群集。圍旋隸。大窘。競前噬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一狼叩散履。委道上。官過之。狼又叩履。奔前。置于道。官命收履。狼乃去。官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薪者。被二狼追逐。叩其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竈者必薪鞠之。果然。蓋薪殺

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收括被狼啣去也。

昔一媼婆出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食之乃從去見  
鵠狼方跪不下媼為用力撻撻產下放歸明日狼啣鹿  
由置其家以報之可知此事從來多有。

###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于陝教授生徒嘗以胆力自詡一夜裸卧  
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然四足  
挽動大惧欲起物以西足撲倒之恐極而死經一時許覺  
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蘇見室中燈火燿下床邊坐一美人  
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為狐益惧女漸與戲胆始放

遂共狎昵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女卧床頭生潛以獵網蒙之  
女醒不敢動但哀乞生笑不前女忽化白氣從床下出悲曰終非  
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翕飛食頃  
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採木為圈絕作網  
以覆其口生墜網中網為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  
阱中仰見卧人躍上近不盈尺心胆俱碎因丁來飼虎无而怪之  
扶上已死移時漸甦愀言其故其地乃浙界離家止四百餘里吳主人  
贈以貲遣歸告人難得兩次死然非捕則貲不能歸也

### 土化兔

靖逆侯張勇鎮蘭州時出獵獲兔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股尚

為土質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兔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 電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民墓道經電神李左車祠入畦眺  
祠前有池水清澈有朱魚數尾游泳其中內一糾尾魚嗷呬水  
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急止勿擊問其故言池  
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其附會之誕竟擲之既而升  
車東行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轍上電落大如綿子又行里  
餘始霽太史弟宗武在後追及與語則竟不知有電也問之  
前行者亦云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猶未深異安村外  
有閭聖祠適有稗販客釋肩門外急棄筐篋趨祠中投絮

上大乃旋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陽川唐太史一助執紼  
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不自知其所言亦不識唐為何人安氏聞之  
大惧村去相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其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  
敢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主人曰雷神靈蹟最著  
常托生人以為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  
雷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雷于  
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于天然業已神矣何必翹然自異  
哉唐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  
求信于君子也

乩仙

章邱朱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以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批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妄。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見一叟收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叟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老董斯亦神矣。

蝎客

南商販蝎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探穴焚石。搜捉之一。歲商復來。寓客肆。忽覺心動。毛髮森悚。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于蠱鬼。將殺我矣。急垂拯救。主人頗



室中有巨甕。乃使蹲伏以覘。覆之移時。一人奔入。黃髮猙獰。問主人。南客安在。荅曰。他出。其人入室。四顧。鼻作臭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無恙矣。及啓甕。視客已化為血水。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字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凡八之。弟二之月生。歎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害銀。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觀無人。就床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故云。月生固哀之。怒曰。

汝尚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孝友敦篤。亦即不敢復言。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葵之謀。勿與校計。月生又天真爛熳。不較錙銖。且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乃割畝為活。業益消滅。又數年。妻及長子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買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其小阜。而徐性剛烈。日凌藉之。至不敢與親朋通吊慶禮。忽一夜。贊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金。今其可矣。

問何在曰、明日昇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之積想也、次日發土、其壙掘得巨金、始悟向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余杵臼交、為人朴誠無偽、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偶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况、蓋有不可明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識也、抑何其神哉、

。周生

周生淄邑之幕客。金公出。夫人衛有朝。碧霞元君之願。以道遠故。將遣僕賁。僕代往。使司而祝文。周作駢詞。歷叙平生。頗涉狎諠。中有云。裁殷陽滿縣之花。偏憐漸袖。置夾谷彌山之艸。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類此甚多。脫稿示周幕。凌生凌以爲難。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未幾周生卒于署。既而僕亦死。徐夫人產後亦病。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藝詞致于神怒。遽夭。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尤不免也。醒而

告凌亡亦夢同因述其文周子為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洒亡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婦  
媛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但  
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解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刑律  
中全首從者殊多愴亡耶寬已

○老龍船戶

朱公薨後巡撫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千里行  
人死不見尸數客同遊全無音信積案累亡莫可究詰初  
告有司尚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竟置不問公蒞任歷稽  
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更不凡幾公駭

異惻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重沐致  
檄城隍之神已而齋浹恍惚見一官僚播笏而入問何官  
答云城隍劉某時何言曰翼邈垂雲天際生雲水中漂木  
壁上海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輟轉終宵忽悟曰垂  
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為舡壁上海門為戶豈非老  
龍舡戶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  
南海每由此入粵公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  
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此等賊以舟渡為名賺  
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致客昏迷不醒而后剖腹納  
石以沉水底寃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歎誦謂咸寧焉

異史氏曰。割腹沉石。慘寃已甚。而木雖之有司。絕不少  
閔痛瘞。豈特粵東之暗無天日哉。公至則鬼神効靈。疫  
症俱消。何其異哉。然公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痼疾之念  
積于中者至耳。彼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  
心。尊優雖至。究何異於老龍舡戶哉。

○○○ 鶚鳥

長山楊金。性奇貪。康熙乙亥間。西塞用兵。市民間騷。馬運  
糧。楊假此搜括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起墟者  
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百餘頭。四方估客。  
無處控告。時諸令皆以公務在省。適益都令董泰。無金飽。

新城金集。金集。旅舍有山西二商。迎門號。懇許有健騾四頭。俱被搶掠。道遠失業。不能歸家。求諸公為緩頰也。三公憐其情。許之。遂共詣楊。治其相疑。酒既行。衆言來意。楊不聽。衆言之益切。楊舉酒促酌。以亂之。曰。某有一金。不能者。罰。頃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左右問所執何物。口道何詞。隨問答之。便倡云。天上有月輪。地下有崐崙。有一古人劉伯倫。左問所執何物。答云。手執酒杯。右問口道何詞。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須提。范公云。天上有廣寒宮。地有乾清宮。有一古人姜太公。手執釣魚竿。道是願者上鉤。孫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黃河。有一古人是蕭何。手執一奉大清律。他道是。縣官。縣吏。縣吏。



慚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天上有靈山。地下有太山。有一古人  
是寒山。手執一帚。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衆相視。粲然。忽一  
少年。傲岸而入。袍服華整。舉手作礼。共挽坐。酌以大斗。少年  
笑曰。酒且勿飲。聞諸公雅令。願獻芻蕘。衆請之。少年曰。天上  
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劍。道  
是貪官剥皮。衆大笑。楊意罵曰。何處狂生。敢尔命隸執之。  
少年躍登几上。化為鵝。冲簾飛出。集庭樹間。回顧室中。作  
笑聲。主人擊之。且飛且笑而去。

異史氏曰。市馬之役。諸大金健畜。盈庭者十之七。而千百馬  
群作驛馬。實者長山外不數見也。聖明天子。愛惜民

力取一物必償其值焉。知奉行若流毒若此哉。鵲所至人最厭其笑。兒女共嗤之以為不祥。此一笑則何異于鳳鳴哉。

### 古瓶

涪邑北村井洞村人甲乙繼入洞之。掘尺餘得觶。觶悞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臂囊。復掘又得觶。觶六七枚悉破之。無金。其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蓋數十觔。側有雙環。不知何用。班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賴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含飲之物。今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

香楮共祝之。許為殯葬。乙乃愈。甲則不能復生矣。顏鎮猶生  
聞其異。購銅器而去。袁孝廉宣四持一熟可驗陰晴。見有一  
點潤處。初如粟米。漸潤漸滿。未幾而至潤退。則雲開天霽。其  
一入張秀才家。可志朔望。朔則黑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  
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研  
口有小石黏口上。刷去不可下。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  
憾事。浸花其中。落花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為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  
無名刺。問其家。問舍。相對之。束帛緘。聲儀理優渥。先生

許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興來。造理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甚慧。聞義輒通。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懷疑。問館有二僮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荅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屢求之。乃導至一處。開榜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斂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却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為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巨鞭重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

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提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使爾先生食御一切置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壈數年中會狀其言皆驗

○青城婦

費邑高夢說為成都守有一奇獄先是有西商客成都娶青城山寡婦既而以故西歸年餘復返夫妻一聚而商暴卒同商疑而告官高亦疑婦有私苦訊之橫加酷掠卒無詞際解上司並少實情淹繫獄底積有時日後高署有患病者延一老醫適相言及醫聞之遽曰婦夫喋否問何說初

不言詰再三始曰此處繞青城山有數村落其中婦女多為  
蛇交則生女頭象陰中有物類蛇舌至淫縱時則舌或出  
二陰管男子陽脫立死高聞之疑尚未深信後自曰此處有  
巫媼能內藥使婦意蕩舌自出是舌可以驗見高即如言  
使媼治之舌果出疑始解媼報郡上官皆如法驗之乃釋婦罪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甘旨無  
缺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饌既妻最忤逆切肉時雜蜚  
蜋其中。以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饌訖美乎母  
提芥出示子杜裂視見蜚蜋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

上稍籌思。妻問之不語。妻自解傍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獻扑耶。亦覺寂然。起而燭之。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邑令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衆人。譚微臣曾親見之。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臂。欲釋手則臂歟身整。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齧片肉而去。棄其不能為力之際。竊嘗一鱗。亦照而可笑也。

○○○薛慰娘

豐王桂，聊城儒生也。貧無生業，萬曆間歲大侵，孑然南遁。及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莽處，益憊，因傍塚卧。忽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而楹亦殊艸。室內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瀹柏枝湯，以陶器供茗。因詰生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姓李，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士。」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昧光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意春好，固佳。但何處得翁之家人而告訴也？」叟曰：「君但住北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



止求不憚煩耳。生恐其言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徒四壁。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死。且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為君。慰娘孤而無倚。相托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出。拱手閤扉而去。生覺則身卧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旦入村。人見之。皆驚。謂其已死。道傍經日矣。頃惜叟即塚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導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異。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

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行賈死于沂某因瘞諸叢莽處既歸某亦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尋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于是親求父骨至沂徧訪是日至村人皆莫識生乃引至墓所指示之叔向未敢信生為具陳所遇叔向奇之審視兩墳相接或言三年前有宦者葬少妾于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卧處示之叔向命舁材其側始發塚上開則見女尸服妝黠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頻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傍塚異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斂入林

清醮七日。女亦縲絰。若女忽告叔向曰。袁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僅以絲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甚鍾愛之。一日女自金陵舅氏歸。將媼問渡。櫓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將為扁舟詣廣陵。忽遇女。媼生說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媼昏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為禮。遂撻楚而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始末。女大泣。

一夜宿于所自經死乃瘞諸亂塚中女在墓為群鬼所愛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為擇一快婿前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諸可托待汝三兄至為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俟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也女子喪次為叔向廼述之叔向嘆息良久乃以慰娘為妹婢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且曰資斧無多不能為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何如女亦欣然于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及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于兄孫女益憐之不全東歸囑諸子為之買宅適有泐氏賣宅直六百金翁猝未能取亟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囑早至適女亦從別

院入省。母哭見之。純似當年搽舟人。馮見亦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女所女問。厓前跣躡者為誰。仲道曰。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晚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返。使僕坐以待之。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攀談。慰娘以馮故潛來。屏後窺客。細視之。則其父也。哭出持抱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即寅侯也。仲道雖與街頭常遇。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為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踪。蓋失女後。妻以悲死。鰥居無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

後迎與同居。翁次日往探，馮則舉家遁去。乃知殺媼賣女者，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賭博，日就消乏。故賃居宅，賣女之資亦漸盡矣。媼得所，亦不甚執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所往。李媼餽遺不絕，一切日用皆供給之。生遂家于平陽，但歸試甚苦。幸于是科得舉，孝廉。媼富貴，每念媼為已死，思報其子。媼夫姓殷，一子名富，好博，貧無立錫。一日博局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遂投媼。生遂留之門下，研詰所殺姓名。蓋即操舟馮某也。駭嘆久之，因為道破。乃知馮即殺媼仇人也。益喜，遂役生家。薛宦侯就養于媼，為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舟覆而沒子良報明季進士時在抱中  
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報受庶祖母撫養成立筮仕湖北年  
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及降縣丞  
隸漢陽辭不就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蕩江湖間不以官職  
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  
見曠野中茅屋數椽螢火燈火近窺之有三人對酌其中上  
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坐一叟側坐吹簫者年故少吹竟叟擊節  
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聞叟曰盧十君必有佳作請長吟  
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牕零花化作泥  
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上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

兄故態作笑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  
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頰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笑笑  
出見客拍手曰意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  
手更使與少年相對坐試其杯皆冷酒醉不飲少年起以羣炬  
燎壺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更因止之因訊邦族良  
耜具道生平更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  
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此盧十兄與公同鄉盧自見  
良耜殊偃蹇不甚為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  
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可嘆人也言之哀楚更搖手  
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解的政貼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



曰一全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色以相逢為率復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唱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鷄黍三年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見俚典勿以為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巾兄弟喜相逢。虞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孫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虞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客二盞歎林宗至客喜相逢。令畢良耜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于洞庭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

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子並者是也。良耜洒涕，與衆拱別。至再終夜不寢，念盧情詞，似皆有因。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無，益駭。因遵所指處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數其數，恍然悟。盧子兄之稱，皆其富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之，則二十年前有高公，名富而好善。溺水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于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轉杜夫人，歿后齊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是何人耳。

○○○王桂菴

王稹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臨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韶絕王窺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為已者畧舉首一斜睇之使首綉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一錠投之墮女襟上女拾棄之金落岸邊王拾歸益怪之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撻棄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榜人解纜逕去王心情喪惘痴坐凝思時王方喪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舟人皆不識其何姓返舟急追之杳不知其所住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抵家寢食皆索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

然而最舟殊杳居半年。皆整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棹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為籬。意是亭園。逕入。有夜合一株。紅綠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櫻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芭光紫。又入之。見北舍三楹。雙扉。閨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窓。探身一窺。則桃架當門。眉畫裙其上。知為女子閨闥。愕然却退。而內亦覺之。有奔出。服宮者。料其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望外。曰。亦有相透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是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秘之。恐與人言。破此負。又年餘。再適鎮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飲。信馬而去。悞入小村。道途景象。彷彿平生所歷。一門。

內馬纓一樹。夢境宛然。駭極。投鞭而入。種上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扉自幃。以問何處。男子王遂。巡問。猶疑是夢。女覓步趨甚近。聞然。屬少王曰。卿不憶擲劍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牕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御故。昏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聞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永妻會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呼王。曰。妾昔娘姓孟氏。父字江離。王記。

而出罷筵早返。謁江離。江迎入。設坐簾下。王自道家閒。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為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說。不敢為託。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當夜輾轉。無人可媒。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他人女為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為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離固貧。素不以操舟為業。得毋誤乎。乃遣子大郎詣孟。曰。僕雖空匱。非賣昏者。叢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為利動。故不敢附為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拘却。不得不與商確。免他日怨婚也。遂起。少入。

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禽妝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云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儂睡如豆屢以金幣動人初聞吟聲知為風雅士又疑為僕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刺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女問何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寔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壯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踟躕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

開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  
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上而歸憂痛交集又恐翁某視女  
無詞可對有姊丈官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得途中遇雨休  
裝民舍見房廊清紫有老嫗弄兒屋間見王入即撲求抱  
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  
王舉兒付嫗下堂趨裝兒啼曰阿爹去矣嫗耻之呵之不止  
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  
方詫異間翁婿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為已  
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白翁娘始反怨  
為悲相向涕零先是地主舅蘇六旬無子携嫗往朝南海歸途泊



江陰翁娘隨波下通衢翁身翁命從人拯出之瘡痍瘳瘳始漸  
蘇翁娘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為己女携歸居數月欲為擇婿  
女不可踰十月生一子名曰寄生王避而其家寄生方週歲也王手  
是解裝入拜翁娘遂為岳婿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公翁坐  
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先始共  
歡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校梧者有由也

○○○寄生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風患鍾愛之長  
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  
鄭秀才子潛生女閨秀慧艷絕倫王孫見之心切愛慕積久

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水於鄭。曰。性方謹。以中表為嫌。却之。王孫逾病。母計無所出。陰就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名五可。尤冠諸妹。擇婿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歸以白母。曰。沈知其意見。媒媼于氏微示之。媼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云娘問故。媼述張氏意。極道五可之美。云娘喜。使媼往候王孫。媼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握臂曰。醫不對症。奈何。媼笑曰。但問醫貴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亦痴乎。王孫歎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媼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

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搔首曰：媼休矣！此  
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  
王孫沉痾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而起，急出舍，則  
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着松花色細褶綉裙，雙鈎微  
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  
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  
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  
思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遇。因  
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的，託鄰  
姬素識張氏者，偽以他故詣之，囑其潛相五可。媼至其家，五可

方病。靠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嘿然笑。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日與爹娘負氣耳。娘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為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娘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米如何。乃可止之曰。姥勿爾惑。真不諧。益增笑耳。娘銳然以必成自任。王可方微笑。娘歸復命。一如媒。繼言王孫詳問衣履。亦與夢合。大悅。意雖稍舒。然終不以人言為信。過數日。漸瘳。秘告于娘。來謀以親見。王可娘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問。娘忽忻然來曰。機幸可圖。五娘向有小恙。因令婢輩將扶移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微委曲。可以盡睹矣。

王孫喜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即令繫馬村樹。引入臨路舍。設座掩扉而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從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覷盡悉。竟顛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中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媒尋壻。及於往。財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誤。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日。雞骨支離。較前尤甚。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痴公子。前日人起汝來而放逐之。今日汝求人而能逐耶。雖然。尚可為加早與老身謀。即許京都皇子能奪還也。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啓。俾約次日候于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

與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失信。謗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病頓起。由此閨秀之想遂絕。初鄭子僑却聘。陞秀頗不憚。及聞張氏婚成。心愈抑鬱。遂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肯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慙曰。吾妹亦殊不惡。何守頭巾戒。殺吾嬌女。鄭志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為嫁女。使首不言。意若甚願。二娘南鄭。上更怒。一付二娘。置妾度外。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寔其言。女乃喜。病漸瘳。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及期以侄完婚。僑欲歸寧。昧且使人求僕。

與于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近。遂以所脩親迎車馬先迎二娘。既至。則收女入車。使兩僕兩嫂護送之。到門。以毡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以令吹播。一時人聲沸騰。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夾扶。便全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便拜訖。二嫂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佳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為。時漸漸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上怒。遂欲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米。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上踰桂菴。終不敢從。相對得見。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王孫周旋兩間。踈嬾無以自處。母乃調傳于中。

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公會。五可見閨秀。風致宜人。不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妹恩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却無間言。衣履器用。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却于媼耳。尚未見妻。意中止有閨秀。即見妻。亦畧斬之以悅君之親矣。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為伊病。而不為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笑。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親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為過。舍門時。豈不知耽亡替在內耶。村中業相愛。何尚未知信耶。王孫驚問何如。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語妾。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共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



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誌之。

異史氏曰。父痴于情。子遂幾為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情之子哉。

○ ○ 褚遂良

長山趙某。稅屋大姓。病癥結。又孤貧。奄然就斃。一日。力疾就涼。移卧簀下。及醒。見絕代麗人坐其傍。因詰問之。女曰。我特來為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上。息有婦何為。女曰。我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其如無資買藥。何。女曰。我醫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痞塊隱隱作解枵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

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爽快返卧故處謂女曰  
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孤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  
曾有恩于妾家每鉅心欲一圖報日相尋覓今始得見夙願可酬  
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灶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趨乃導入  
家土莖無蒂灶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  
之請視竈底空亡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  
上粘席余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  
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肴酒並陳笑遂相歡飲日暮與  
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詰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  
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不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

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如誚讓。即以手推其首。上過櫺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方曳出之。積年餘。造請者日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罵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春樂翁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迎太女命趙取梯。趙于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使倚其上。梯更高于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以親賓有願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覩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其後。上益高。梯盡雲煙。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白板耳。群入其室。反壁敗牀。依然他無一物。猶憶僮送可問。竟終杳已。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杓掬  
漿祝奠之盡數杓風始去一日適城隍廟開步廊下見內塑劉全  
獻瓜像被烏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  
以爪甲為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二皂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  
甚苦侯方無所為詎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  
便告訴綠衣人責二皂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皂喏曰遜謝  
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  
立此我為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署道教語吏人見侯拱  
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還遂

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疏。一馬亦疏。官問侯馬言彼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瘕症。其以瘕方治之。既藥不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涉。馬作人言。兩相苦。官命稽籍。註馬壽若干。應死于某年月日。數確存。因訶曰。此汝大數。已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曰。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覓送。四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雖蒙覆庇。生平實未識荊乞示姓字。以圖叩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曩被崔黃之誘。閱不可耐。君手為除。是以取。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即別矣。侯始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鬼。並不敢飲其杯水。

侯姓蓋元已踰兩日矣。從此益修善。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酌劉金羊。金羊亦強健能馳走。一日途間見劉金騎馬來。若將速行。拱手道。溫涼畢。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招。我禁使弗復。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舍俱備。第四日暮。對眾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姬生

南陽鄧氏。急抓金錢什物。輒被竊去。逆之崇益甚。鄧有甥姬生。名士不羈。焚香代為禱免。卒不應。又托舍外祖使臨已家。亦不應。眾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國將引之。俾入正果。數日輒一往。

祝之雖不見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  
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褥中。忽房門緩。自開。生起致敬曰。  
孤兄來耶。殊寂無聲。又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孤兄降臨。固小生所  
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却又寂然。案頭有錢二百。及明失  
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幔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餚。數  
百。憐用僕雖不充。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無所厚言。何  
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  
欲供客而失之。生至。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素如故。  
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為  
久崇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乃以錢十千。酒一罇。

而鷄皆聳劫陳几上生卧其傍終夜無聲錢物如故狐怪從此  
亦絕生一日晚歸啓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燂雞盈盤錢四百以  
赤繩貫之即前日所失物也知狐之報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  
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焉然欲作賊便啓戶  
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  
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携入內  
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駭曰君素剛直何忽作  
賊生恬然不為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然悟曰是必酒中之狐毒  
也因念丹砂可以却邪遂研入酒飲生少頃生忽失聲曰我奈  
何做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謠傳里黨生



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為之謀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  
復得故物事亦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行優應受信實及發  
落之期道署梁上粘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裘裘物何為行  
優梁最高非致足可粘文宗疑之執帖問生曰愕然思此事除  
妻外無知者况署中深案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之為也遂緬  
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取罪于狐所以屢啗  
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為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為邪惑狐意未足大惡或生以諧  
引之狐亦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夙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  
涉所云家人寡婦一為盜污遂行淫哉吁可惧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全浙中點稽囚犯、有竊盜已刺  
字訖、例應逐釋、令嫌竊字減筆從俗、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  
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適口占一絕云、手把菱  
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為苦、竊物先防識  
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為盜、又口占答之云、少  
年學道志功名、只為家貧誤一生、冀得貲財權子母、囊遊  
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為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  
生以進取之資、而返悔為所誤、迂哉一笑、

### 果報

安邱某生、通卜筮之術、其為人邪蕩不檢、每有錯穴踰隙之行、則

之一日忽病藥之不愈曰吾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褻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為此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為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為所有遂背前盟又有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死又背之于是併三家之產富甲一鄉一日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一擲地又曰絕人後尚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子亦死產業歸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大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鄰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農民韓方性至孝父母皆病因其積帛哭禱于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過

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韓具以告其人曰孤名之神不在此禱之何益僕有小事可以一試韓喜詰其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置乎韓教請臨其家其曰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上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獄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為南縣土地感君孝播授此術目前獄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崇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獄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地叩謝及起其人已渺驚嘆而歸遵其教父母皆愈以傳鄰里無不驗者異史氏曰沿途崇人而往以求不作邪崇之用此與策馬應不

求聞道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不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  
當事者使民捐穀其疏謂民樂輸于是各州縣如數取盈其  
敲朴時郡北七邑被水歲殺惟辦尤難唐太史偶至利澤見  
繫逮者十餘人因問為何事答曰官捉吾等赴城北追樂輸  
耳。農民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為徭役獻比之名豈  
不可笑而可笑哉。

○○○ 細針

虞山思東昌人居積為業妻夏歸逐見門外一姬偕少女哭甚  
哀夏詰之姬揮泪相告乃知其夫王心齋亦宦商也家中落無衣  
食業晚中保貸富室黃氏金作賈中途遭寇喪賢幸不死至家

黃素情計子母不下三千金實無可準抵黃窺其心細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質告之如肯可折借外仍以廿金壓券王謀諸妻上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貴彼以執鞭發跡何敢遂勝吾女况細針固自有婿汝何得擅作王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郊與細針結婚後孝廉官于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音耗俱絕以故細針于王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為計妻曰不得已其試謀諸兩弟遂妻范氏其祖曾任京職兩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携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洟並無一詞肯為設處范乃踴躍而歸適逢夏詰且訴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為哀楚遂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女子勿戚妾當

竭力以乞未達謝女已哭伏在地益加恍惚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女拜謝夏以三日為約別後百計為之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妹范母女已至因以實告又訂次日抵暮假金至合裹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曉之見一人臂跨短刀狀貌兇惡大惧不敢作聲偽為睡著迨近箱意將發高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乃入腰囊不復眩匿而去夏乃起呼家中唯一小婢隔牆呼鄰人集而盜已遠夏乃對燈哭泣見婢睡熟乃引帶自經于櫺間天曙婢覺呼人解救四肢冰冷虞聞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

既葬，紉針潛出哭于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發墓。紉針震死。虞聞奔馳，則棺木已啓，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為誰，夏審視始辨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哭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于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天言，即以所葬村穴葬之。范拜謝。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手隨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雷擊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于官，官拘婦械繫，則范氏以夏之指金賄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官押婦搜盜，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責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金金悉仍付范，俾償債。



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墳復發、女亦殯滿、不歸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耶？我初針耳、夏駭為鬼、呼鄰媼詰之、知其復活、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損金為買婢耶？汝葬後、償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不允。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上喜急至、亦從女意。即以屬夏。范去、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女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女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懷、人頗以為歡。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偶病劇、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

向人曰：母有萬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為歡。夏聞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得生一女如紹，亦足矣。夏從不育，年猶忽生二男。人以為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惠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于門。夫妻為揀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為富不仁，力却之。為擇于馮氏，馮邑名士子，慧而能文。將告于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違諾之。黃以不得于虞，亦托作貴戚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資斧，漸漬習洽。因自言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已受馮氏婚書。聞王所言，不愧呼女出，告以情。女憐然曰：債主吾仇也。以我事仇，但有

一死王無顏托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控于邑某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耳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寧不能斷得惟女願從之黃又以金賂官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北上公車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于虞上轉語之蓋孝廉姓傅取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已鄉薦矣以前約未婚其母囑令便道訪王問女曾否易字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婿遠來數千里恐無憑據傅欣然出王當日兄婚書虞招王至驗之果真乃共喜是日常官覆審傅投刺謁案其案始銷消吉約期乃去會試

後市幣帛而遷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到闕又報  
至東傳又捷南宮復入都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傳亦以塵  
墓在遂獨往扶父柩載母俱歸又數年虞卒子終七八歲  
女撫之過于其弟使讀書得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彭喜癡惡生死皆以雷霆  
此錢塘破陳舞也舞上屢擊皆為一人焉知細針非龍女  
請降者耶

○○桓侯

荊州彭好士友家飲歸下馬浚便馬赴州路傍有細草一  
葉蒙茸可愛初欲黃花乾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後其

餘並嘆之有餘。香因納諸懷。起乘復行。馬驚駭能馳。頗覺  
快意。竟不計筭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在山。始將旋轡。  
但望亂山叢踏。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  
為捉御。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  
曰閭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為誰。曰  
到彼自知。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鞍疾行人。馬若飛過。  
一山頭見半山中屋宇重疊。解以屏幃。遙睹衣冠一簇。若有  
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  
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乎。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  
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

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進彭時問棲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張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座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上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過僕竊安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强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帚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軌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祿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傾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以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州餅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丹也

並得金二萬。即命僱山方授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于馬群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速各歸家，可少暇以濟谷。」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為劉子暈同行二、三里，越嶺即親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一賽，壯于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為成規。劉其有善者也。三日前賽社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共駭疑。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却，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客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肉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樓被供養。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

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買就之。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  
神駿無比。遲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  
村人各覲金貨。遂歸。馬一日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  
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州久核恰得之。莫遵方點化家以暴富。  
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親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慢亭非誕也。然主人  
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露于外。盈指一日于某  
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力挽使前。一力却向後。力猛  
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喉。毀齒並墮。血下如湧。衆愕。



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于汝連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愈狂頓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垣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護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落蒂滿樹心愛悅之遂巡遂入遙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年約十四五飄洒艷麗瓊陽遂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

方調年可十八。風采煥映。見客。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道此正  
卿家瓜葛。因代湘所由。少婦曰。是吾侄也。因問其祖妣尚健否。父  
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痾。一  
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省。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  
途遼闊。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則訊笑。渠自知之。陽  
問姑丈何族。少年海鹽姓。宴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  
亦不久也。十娘起。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  
飯已。引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為恆。宴曰。此處夏無酷暑。  
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  
宴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宴乃撫絃。捻

杜十娘自內出宴曰來知為若何教之十娘即坐問佳願何耳陽  
曰佳素不諳琴操實無所值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  
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按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  
崩騰靜會之如身仍在舟中為颶風之所擺簸陽驚嘆欲絕問  
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  
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  
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效之陽習至更餘音節  
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得妙悟不覺起  
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待  
安寢掩戶移絳耳密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態陽心動微挑

之婢俯首含咲。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鼻嗅粉煤。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喜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収録之。今如何矣。且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為吾徑遣之。陽甚慚。恨返。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煤矣。心揣已恐。見寵逐。俄宴與十姑並出。似無所介乎懷。便考所業。陽為一鼓。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肆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宴教以天女謠降之曲。指法。拘折。習之三日。始能成曲。喜曰。梗槩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嫻此兩曲。琴中無硬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吾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

娘曰此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君婢矣。乃贈以琴。又投以藥。曰。歸。醫。祖。妣。不惟却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楫。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為之索繫。陽慮遠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索已下。無陽凄然。方欲拜謝。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糧已具。然正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惟恐盡。但嚼胡餅一杖。覓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存之。即亦不復饑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遂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矣。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德。出藥投之。沉疴立除。其怪問之。因述所見。祖妣泣。

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宴氏。年十六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三十餘。忽無疾自殞。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其疑其未死。出其殯。則猶在家所素著也。解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餓。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還。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謀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嫁之。謂言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即降星之辰也。母為之致天女譴降之牒。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李檀斯

長山李檀斯國學生也其村中有媼走無常謂人曰今夜與一大  
兒檀老投生淄川相家庄一新門中身軀重貲幾被壓死時  
李方與客惜飲悉以媼言為安至夜無疾而卒天明如所言  
往問之則其家夜生女笑

○○○錦瑟

沂人王生少孤自為族家清貧然風標情潔洒然祕履少年也  
富翁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為起屋治產要未幾而翁死  
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嬌妬倨常備奴其夫自享饌饌生至則脫  
粟飯飲折種為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試被黜自郡  
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膳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

抵著地上曰。可遭如此。不如死。婦志問死期。即投索為自懸之具。生忿投。遂斃。敗婦領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山。至叢樹下。方揮枝繫索。忽見土堆間微露裙幅。暗息一婢出。睹生急還。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縫。縫痕圓如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視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藥。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王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絲。生曰。諾。遂退。以待夕。未幾。星宿已繁。堆間忽成高第。靜殿雙扉。生拾級而入。繞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死所。遂躡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



浮不沉、涸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  
行次、遙見厦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齧衣、敗履、撲石、以  
投、犬稍卻、又有群犬、吠聲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  
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  
燈導之、啓后門、點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窓、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  
室、四瞻、蓋已入己家矣、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  
焉往、反與入婦、怕累傷處、下牀笑、遂曰、夫妻年餘、狎譌、顧不識  
耶、我知罪矣、君受虐誚、我被實傷、怒亦可以少解、乃于床頭取  
巨金三錠、置生懷中、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不語、挑金奪門  
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无遙

望之王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矣王曰我  
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  
不以有生為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  
惟淘河冀除頤大負尸作不如程則則耳剝鼻敲財賄趾君能  
之乎答曰能之又入后門生問諸役可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許  
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曲橫死無歸之鬼以千  
計日有死以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入一門署給孤園入見  
屋宇錯雜穢臭薰人園中鬼見燭群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  
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  
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

已負置秘處乃求婢縫類幸免尸汚婢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妻  
入言之飼狗之後駁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夫少頃奔出  
只來娘子出笑生從入見堂上籠吻四懸有女郎近戶坐乃二十  
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即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爾大可使  
居西堂主僕生喜伏謝女曰汝以朴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  
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宇清潔喜甚謝婢始  
問娘子官職婢曰小字錦紅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旦夕  
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食祿來置床上生喜得所黎明  
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恭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  
嫌悉却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錦巾鮮衣

凡有貴賤皆遣春燕婢願風格既熟願以眉目送情生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偽作駢鈍積二年餘費給倍于常康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地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群盜充斥庭廡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望面束腰雜盜中呼以勿驚辭眾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群賊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為所獲潛入第后獨覓之遇一伏姬始知生與春燕皆越牆而生亦過牆見主婢伏于暗陬生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聽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啣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腕然有聲

臂斷落地。虎亦返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遞。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衫裹斷處。女止之。脩覓斷臂。自為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肉已續。又出藥搽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隔生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王女之于臣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為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台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台命坐曰。我千里來。為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

瑤台遽命灑使兩人易處生固辭瑤台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台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劫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速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容妾曲以其生女笑曰不妨既醉歸寢飲懋臻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即歸君幹理家事畢當自至以馬授生啓扉自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唐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黃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于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姓通蘭

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亘。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媼。上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于舍后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妻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托村人求反其妻。上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妻飲。則車馬扣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即遣歸。入室妻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妻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歡。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履登牀。妻始出入房。則生卧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

生無夜不宿妻室。一夜妻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床上無人笑。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亦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為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勿復爾。業多則割愛難矣。自此婢不復產。妻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返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携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携老僕夜出。亦不返。

###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縊。村無賴頻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拒之。姑慚。借端出婦。不去。



頗有諍議姑益恚反相証告諸官上問姦夫姓名娼曰夜來宵  
去實不知其何誰勸婦自知因喚婦上果知之而以姦情誣娼  
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詳辨兩無所私彼娼婦不相能故妄言相  
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証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  
與婦通娼婦上終不承遂去之婦念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  
時淄邑彌進士柳下金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于臨晉人犯到  
公署訊一過寄監訖使命隸人脩磚石刀錐質理聽用其疑  
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憐之明日  
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累鞠之乃  
謂姑婦此事亦不足甚求清新淫婦雖未定而姦夫則確

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為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  
自取擊殺之。姑婦趨沮、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于是  
媼婦並起、掇石交接。婦啣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  
媼惟以小石擊傷腿而已。又命用刀。婦把刀貫胸膺。媼猶逡巡未  
下。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苦無賴  
三十其案始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  
公怒曰：男子小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  
命匠多備器械、以備獻比。明日合邑傳頌公仁、欠賦者  
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

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新鄭誌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令適有遠客張某經商于外思病思歸不能騎步賃禾車一輛携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卧車中有某甲過晚之見傍無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視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為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備述其寃公以無贖寔叱去之二人下皆以官無見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逮役嚴追之逾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問金所自來甲云質衣襁帶物皆指名以實之

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時入問之。汝既為某甲近鄰。金所從來。尔當知之。鄰曰不知。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惧。顧鄰曰。我質某物。強索某器。汝豈不知。鄰急曰。然固有之矣。公怒曰。尔必與甲同盜。非刑誦不可。命取桎械。鄰人惧。曰。吾以鄰故。不敢招怨。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而甲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資未歸。乃責甲押償之。此亦見石之能寔心為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為諸生時。胸中雅飭。意其人翰苑則優。傳書則詠。乃一行作史。神君之名。錄于河朔。謂文章無解。濟哉。故志之以風有佳者。

李象先

李象先壽光之聞人也前世為某寺執爨僧無疾而化魂  
出棲坊上下見市上行人皆有大光出顙上蓋體中陽氣也  
夜既昏念坊上不可久居但諸舍暗黑不知所之唯一家燈火  
猶明飄赴之及門則身已嬰兒母乳之見乳慈懼腹不勝飢  
閉目強吮逾三月餘即不復乳亡之則驚懼而啼母以米湯間  
啗栗哺之得長成是為象先死時至某寺見寺僧皆能呼  
其名至老猶畏乳

異史氏曰象先學問淵博海岱清士子早貴身僅以文  
學終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弟亦名士生有隱疾

數月始一動。時急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于是婢媼盡避。使及門復寢。則不入室而反。兄弟皆奇人也。

○○房文淑

開封鄧國德游學至充寓敗寺中。傭為造菡籍者。經月歲暮。僦役各歸家。鄧獨炊廟中。黎明有少婦叩門而入。艷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知之。至夜燈。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盍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夜。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科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祿。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

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携  
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為君執炊、此長策也、鄧慮事發、獲  
罪、女曰無妨、妻房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有  
誰知、鄧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謀果遂、約歲前、即携  
家至、既反、告女、約候于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驛而去、女果待于  
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齊相得、甚歡、積六七年、然  
琴瑟並無違通、迨女忽生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  
曰克勤、女曰偽配終難作真、妾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  
物、何為、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  
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背肩誦笑、仰天婦眉睫為人作乳

媼吟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妬。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  
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期。今學  
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妻欲  
去。鄧急起追問之。所未啓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  
形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寧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別約年  
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妻更  
以三年為期。日唯以紡績自給。一日既暮。往居外。一女子掩入懷  
中。綉兒曰。自母家歸。通曉知姊獨居。故求寄宿。妾內之。至房  
中。視之二十餘麗者也。喜與共榻。同美其兒。白如瓠。嘆曰。未  
此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為姊後。何如。妾曰。無論



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能活之也。女曰。不難。當兒生時。患無乳。服藥半劑。而致令餘藥尚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窓間。妾漫應之。未通怪也。既寢。及醒。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啓門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餓。妾不得已。餌其糲。移時。漣流。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是再醮之心遂絕。但早起抱兒。不能操作謀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妾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叙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苦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婦入。妾懷女曰。積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妾以為真。顏作頰。女笑曰。姊忽懼妾來。正為兒也。別後。慮姊無奉養之資。

因多方措十餘金來乃出金授妻。恐受其金常見有詞堅却之。女置床上出門迎去抱子追之其去已遠呼亦不顧疑其意惡。然得金少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兒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克生。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曰即夜別之日。鄧乃歷叙與房文淑離合之情益共欣慰。猶望女至而終渺矣。

### 秦檜

青州馬中堂家殺一豕燂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投諸犬嗚呼檜之以恐犬亦不常食之歟。

聞蓋都人說中堂之祖前身北宋為檜所害故生平最  
敬岳武穆于青州城北通衢像建岳王殿秦檜万俟卨伏  
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萬不絕后去兵  
征于七之年為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亡  
因昇檜島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娘伍髭鬚  
之恨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瑤煙赫時世家中  
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髻頂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 一頁官

濟南同知為公則正不阿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贓

罪上官輒庇之以贖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  
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暴虐不  
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損朝廷之祿代人上枉法贖耳上官  
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真道人自無直道耳何反咎  
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穠情懷者孤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  
音響者在坐上但不見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  
諸問郡中官其幾員應聲答曰一員其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  
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為官者吳郡知一人而已是時泰安知州張公  
人以其木強號之樗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輿輿之類需索  
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豕也一豕也

請殺之以犒賜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淮  
春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  
君塵甕猶昔何老詩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公  
子覆母號泣求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即偕公子命駕歸矣白  
渠即死于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  
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驟怒至此豈人情哉而  
威福能行床第事更奇于鬼神矣

原缺

余家舊有蒲耶齋先生誌異鈔本亦不知其何  
從得後為人借去傳看竟失所在每一念及輒作  
數日惡然亦付之阿閼佛國而已一日偶語張仲明  
世兄仲明與蒲俱淄人親串朋好穩相決遂許  
為乞原本借鈔當不吝歲壬寅冬仲明白留揚  
稿來繫一巨冊視向可失去數當僥披之耳目  
益擴乃出資覓備書者重錄之前後凡十閱月  
更一歲首始告竣中間筆校編次畧窮畧總  
揮汗握水不少釋此情雖痴不大勞頽耶書成  
記此聊存顛末并識向來苦辛倘好事家有

欲撰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無怪我書哩矣。  
雍正癸卯秋七月望後二日殿春亭主人識



余讀聊齋誌異。竟不禁推案起立。浩然而嘆曰。嗟乎。文人之不可窮有如是。夫聊齋少負艷才。牢落名場。無所遇。胷填氣結。不得已為是書。今觀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而使聊齋早脫鞵公。奮筆石渠天祿間。為一代史局大作手。豈暇作此鬱鬱。詭托街談巷議。以自寫其胸中磊塊。談奇哉。文士真職而志不平。故亦當事者之責也。後有讀此。苟具心眼。當與予同慨矣。

雍正癸卯秋七月南軒題跋

昔阮瞻作無鬼論而鬼即來。于寶撰搜神記而神如在。故  
司糾奉命。烏府之柏臺遂空。而浮提稱王。寇公之蒨桃欲  
莖。玄機雲漢。冢中王弼重來。妙論風生。六處雄狐却走。山  
精水怪。不妨以假為真。牛鬼蛇神。未必將無作有。彼狗彘  
順猿代後。亦屬物理之常。即頂書山。手畫花。無非立法之  
妙。總之見怪不怕。我正即能辟邪。怕鬼有鬼。疑心適以殺  
子。惜世無文帝。曹生之前席全虛。且騎少青驄。曼卿之落  
城之主。然則鷄飛星墮。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只此魯連曹  
丘。得斯人可與言詩矣。

乾隆辛未秋九月中浣練塘老漁識